

碚城记忆

## 绿野仙踪金刚碑

■张昊

山城重庆两江汇聚，两江之上更有乌江、涪江、綦江、大宁河等一系列江河，江河之上每每有渡口，人流穿梭不息的渡口，更容易形成古镇古街。所以，重庆所不缺的就是古镇古街，除了声名显赫、人声鼎沸的磁器口，几乎每一个区县都有古镇或古街。北碚自然也是如此，山水之间散布着或大或小的古街古镇，其中较出名的有两个，一个是偏岩古镇，另一个则是金刚碑古街。

北碚的缙云寺是迦叶古佛道场，相传他到缙云山建寺之时，有金刚力士前来协助，道场初成，却在嘉陵江边遗漏了一块巨石，那巨石七米多高，二米多厚，状似一碑，深入嘉陵江，当地人俗称为“立石子”。唐人曾在其上题刻“金刚”二字，人称“金刚碑”，又称为“金刚碑”。

最早的金刚碑不过是一个偏远的小山村，早在三百多年前的清康熙年间，一些山民去缙云山运煤，到金刚碑搭上嘉陵江的航船，将煤远销外地。于是渐渐有人在金刚碑建房居住，后来的缙云山南坡小煤窑星罗棋布，煤炭业日益兴旺。到清同治年间，金刚碑作为产煤、运煤、销煤的水陆码头和中转站繁华日盛，街内米行、油行、酒坊、茶馆、客栈、铁匠铺挨挤挤多达几百家，成立了以煤、盐、船、驮、牛、马为首的行业协会“七帮会”。船主、帮主、煤炭商、力夫们就在街内溪河两岸半山腰，建起了一座座穿斗青瓦房，筒朴适用，一摞一底的石头墙、土墙、竹木夹壁墙的老房子，石灰粉刷，依山而建，独具巴渝特色。青瓦房随山势蜿蜒曲折，分布于2米宽、500米长的青石板街道两旁。

和北碚的很多地方一样，金刚碑也是在民国时期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。不过有人说，合川人卢作孚之所以选择北碚这个“江巴璧合”交界、匪患出没的小乡场作为自己的“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”，正是因为那丰富的煤矿资源可以提供充足的赋税支持。民国时期的金刚碑沿街河两岸已有众多商店、货栈，煤窑沿山排开，挑夫摩

肩接踵，江岸帆樯如林，生意一派兴隆，形成了姚家院子、熊家院子、郑家院子等几家较大的民居建筑群。

金刚碑地理环境独特，深藏在不太宽的山坳之中，形如“U”字，左右两侧都是护山环绕，重重护卫，中间部分地势宽敞，且被嘉陵江水环抱，形成了一个“枕山、环水、画屏”的“椅子形”“形胜之地”。更有繁茂浓郁的植被，自然成为躲避空袭的绝佳所在。抗战时期，这里吸引了国民党中央部级以上单位13个，下属中央局外级单位30多个，更有一大批著名经济实业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、社会活动家寓居金刚碑，名人云集，人文荟萃，热闹非凡，仿如集镇，把金刚碑的繁荣推向了顶峰。书法家谢无量，大学者孙伏园、陈子展、吴宓等众多文化名人寓居于此，教育家梁漱溟在金刚碑兴办了“勉仁书院”。当时的中国石油大王孙越崎，还在金刚碑创建了“中福公司”。一时之间，嘉陵江边的金刚碑人气兴旺，文教鼎盛，号称“小北碚”。

因煤矿和航运兴盛的金刚碑，随着缙云山煤矿资源的枯竭和嘉陵江水运的没落而衰落，曾经的繁华被雨打风吹去。2009年，政府牵头全面拆迁之后，这里更是彻底荒废，甚至被人遗忘。两旁山壁上的繁茂绿植逐渐侵蚀着断壁残垣，覆满墙头屋顶。曾经人群簇集的金刚碑宛如绿野仙踪般的童话世界。这样独特的金刚碑充满了另一种神秘的魅力，开始时是那些探秘者，后来则是摄影爱好者、画家们，再后来又成了《诡医录》《风云年代2》等一系列影视作品的取景地。于是，金刚碑再次热闹起来，曾经荒废的茶馆也重新营业，成了人们周末休闲打卡的好去处。

而如今，金刚碑已修缮一新，风景依稀，台阁依旧如旧。一个崭新的金刚碑亮相嘉陵江畔，再一次吸引了人们的眼光，成为又一处打卡胜地。

(选自张昊《雾里梅花江上烟》，本文有删节)



《北碚金刚碑》 耿兴德/线描画

诗词春秋

## 见一面胜天湖

■熊丽娟

春天，正打开一片陌生的湖泊  
我们从晴日里出发，去和它见面

与湖的辽阔比起来  
我更喜欢从竹林缝隙中，探出头的一部分蓝  
而后是，没有攻击性的风

我们的眼睛，和所有盛开的野花一样偏心  
向着湖面倾斜  
碧蓝幻想，沿着湖岸越扯越大  
直到它现在一条野路的纵深处  
一个少年和两个长大的少年，和碧波的手交中

隔岸的山林，径直以绿色向我  
我们转身走进荒芜  
在松香中寻觅幼年的踪迹和植物的花名  
直到一只蜥蜴爬过树叶，勒令我们暂缓脚步  
听见——  
风，问出试探的一句：可否停留

樟树叶摇了摇头  
替我们做出了回应

且等几十年后  
归来，与荒野一同归属匿名

## 书缘

■付娟

缙云山下  
我轻轻地走过  
一排排书架  
书籍的投影，并不说话

百年文脉流传，历史沧海桑田  
我看到纸上又跳跃起  
最新的科技

我像块吸不饱水的海绵  
日日在此徜徉  
恨不能变成，潜水的小鱼  
被它的浪花  
彻底地淹没

风与书声

春光里  
风来了  
它穿过绿色的山峦  
停在西大的校园

它听见翻动书页的声音，哗啦啦  
像一曲欢快的音乐  
它听见学子的读书声，越来越响  
汇聚成  
奋斗青春的激昂乐章

风把自己  
当作使者  
它带着琅琅书声，从过去  
一直走向未来

心灵漫步

## 在春山小坐

■牛艺璇

春天的时候，总有一些心事是只能诉于春山的。

春山烟欲收，天濛星稀小。踏着行将散去的晨雾步入春山，见证绿叶上一滴晨露冰清玉洁的光芒。很多时候我都觉得，这些晶莹剔透的露珠是星辰在人世间的倒影，滋润着每一个春天的山野，孕育了一个个生生不息的灵魂。于是，草木萌动，山河初醒，一个温暖和煦的季节便与苏醒的万物一同降临了。

春天的山，总是透着一股稚气未脱的少年感，透彻清爽，干净纯粹，没有掺杂任何多余的东西。如果说春山是一座健康的躯体的话，那么，壁立千仞的岩石，穿越山林的溪流，抽穗萌动的草木，以及那些自由自在的飞鸟，就共同构成了它的骨骼脉络和身体发肤，它们在山体的体内所迸发出的热情与活力，催动着整座春山从冬日的沉睡中渐次苏醒，于是山花开了，溪流涨了，飞鸟叫了，春山如少年般的气血涌动起来了。

风是春山的呼吸，风的轮廓随着山的起伏而

波动着，变化着。它时而掠过树木，抚摸着新发的枝叶，却并没有夏天硕大的树叶相互碰撞摩擦而产生的沙沙声，而是一种更为静谧，更为温柔的簌簌声，让人心旌摇曳，如醉如痴。或是轻快地拂过山坡上的碧草，继而漫山遍野地铺展开来。在那些夹杂着青草气息和野花芳香的风中，我似乎听见了春山深处翻腾的气血和奔涌的希望，在汇聚，在凝聚。我料想，过不了多久，一座脱胎换骨的盈盈青山将再次矗立在这个美好的春天。

多年以来，我总是固执地保持着在春山里小坐的习惯，因此，我熟悉山林中的一切事物，我想他们对我也同样熟悉。我们就像知己一样，每每春天到来之时，都热衷于奔赴这场相顾无言，又无需多言的对视。都说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，但草木真的无情吗？绿意葱茏，繁花似锦，若非草木历经严寒而不死不灭，那么，再好的春天也会黯然失色，再美的春山都将黯淡无光。

元代散曲家张可久有如此许文字，“山中何事？松花酿酒，春水煎茶”，想来定是一件悠闲惬意之

事，但对如我一般既不饮酒，亦不品茗之人而言，能偷得半日闲暇，在春山小坐片刻，便是春天里最为畅快的事情了。席地而坐，目之所及，草木尚未葳蕤，整整齐齐地列于山坡之上，似是等待春山检阅，或是伺机与我这个老友对视，其情其状甚是可爱。时有蜂蝶蝶在花丛中穿行而过，留下欢快轻盈的情影，让整个春山灵动起来，优雅起来。

但也正是这些生长有序的草木，让我不由自主地生出一丝自惭形秽之感。工作上的案头琐事，生活里的鸡毛蒜皮，人际交往中的勾心斗角，迫使我原本似春山般光明且坚定的内心，正在经历天翻地覆的改变。我如同困兽一般，在全世的牢笼中左冲右突，任凭内心的杂草野蛮生长，到最后却远不及春山之上的草木整齐有序，无拘无束。

于是，我将这些难以启齿的心事全都诉于春山，只是春山无言，回应我的只有浩荡的风声，以及树木阴翳处洒下的些许日光，一丝丝、一点点，细碎且寻常，温暖而光明。

心香一味

## 紫苏

■甘武进

我喜欢约上三五好友，去小巷深处那家夜宵店坐一坐，不为别的，只为老板炒的那盘田螺。其实，周边炒田螺的夜宵店有好几家，但我就喜欢去那家店，喜欢吃那个老板炒的田螺，因为他放了紫苏。刚炒熟的田螺，洋溢着紫苏叶的香味，让人有种先尝为快的冲动。尝一口，螺肉鲜嫩，紫苏香浓，辣度适中，常常让我欲罢不能，舍不得停下来。

据说，紫苏炒田螺是广东传统名菜，属于粤菜系，主要用料有田螺、紫苏叶等。用紫苏叶炒田螺，不仅可以去除田螺本身的泥腥味，更能带出田螺的鲜美，入口时能尝到一种香中有辣、辣中带甜的“怪”味。田螺下锅前先用油捞一下，然后再下紫苏叶炒，这样更能带出田螺的鲜。于是乎，紫苏炒田螺逐渐成为南方人所喜爱的一道特色美食。

紫苏，听起来像是一个清秀水润的女孩子。紫苏也确实有女孩子的清秀水润，紫苏叶背面呈紫色，正面绿中带紫，肥嫩的叶片看上去就让人喜欢。紫苏的味道和薄荷近似，有奇异的清香，闻

起来，吃起来都让人感到神清气爽，心旷神怡。李时珍如此形容紫苏：“苏从酥，舒物也。苏性舒畅，行气活血，故谓之苏。”

紫苏嫩叶，可凉拌着吃，也可以清炒或是和其他食材一起烹制，像紫苏干烧鱼、紫苏鸭、紫苏百合炒羊肉等。吃鱼蟹，尤其是螃蟹时，常用紫苏叶去腥、杀菌、驱寒。在南方一些地区，人们在泡菜坛子里放入紫苏叶或杆，可以防止泡菜液产生白色的病菌。紫苏在我们的邻国——日本和韩国，也有广泛的食用。日本人做料理时多用紫苏叶，韩国人则用紫苏制作泡菜，制作肉类食品时还用紫苏叶做调料。

我母亲常做的菜有紫苏鲤鱼煲。鲤鱼去鳞，剖开鱼肚，去掉内脏洗净，放入油锅煎炸，然后将煎炸好的鲤鱼放入瓦煲中，加些豆豉、紫苏、姜丝小火慢煨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带着紫苏特有香气的好菜，更是难得的佳肴。当然，还有新鲜紫苏叶煎鸡蛋。紫苏叶洗净切碎，放进打散的鸡蛋里搅拌

均匀，再倒进锅里煎熟，浓郁的香气，鲜艳的紫色，浓烈的清新口感，我确定那是我吃过的美味煎鸡蛋。

古人对紫苏情有独钟。宋代仇远道：“窗月莫嫌秋色淡，紫苏红苋老生花。”唐代薛琼有诗：“齿拈酸味尝青杏，甲染清香摘紫苏。”从诗里可知，紫苏很早就广泛地种植了，是人们庭院、菜圃里常见的植物，也是当时的人们餐桌上的常见蔬菜。宋代逸民《江城子·秀才落得甚乾忙》一词写道：“吟配十年灯火梦，新米粥，紫苏汤。”从中可以看出，宋人经常用紫苏做汤品。

我在院子里种了几棵紫苏。每当我想吃石螺、排骨时，便会摘几片紫苏叶切碎做佐料；当我受凉感冒时，也会摘几片紫苏叶煲茶喝；当我想驱赶蚊虫时，会烧几片紫苏叶，让紫苏的芳香在房间弥漫；当我长时间不回家乡时，会到院子里闻闻紫苏的独特香味……闻着这熟悉的气味，犹如回到母亲做的紫苏鲤鱼煲。于是，在紫苏香味的牵引中，我开始计划返乡的旅程。